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卷編經籍典

第四百九十二卷目錄

集部集考二十八

明王沂文獻通考四

詩集朱玉男

林博著圖南字也出處見琴譜

湘履著字稚道惠安人嘉祐中進士  
林圖南詩二卷  
林博著圖南字也出處見琴譜

臥龍集卷  
惠宏王巖臣著

仲嘉福清人以詩名時與鄭俠王聖時林圖南李

天與爲詩友  
計姑詩及文集二十卷

範僕由著龍溪人善從王安石蘇軾還爲

文洋閩肆詩尤高妙

杜詩集句一編

寒山李元白著哲宗時人

鄧春齊詩文三卷

春卿字榮伯長汀人甘貧樂道崇寧間詔舉隱選

不就後華入行又不就一築南山之阿而老焉

沈存中詩話

沈括著

謝蕃詩知龍洲時著

裴谷詩集卷

裴谷著

王禹偁著

天台集卷

林逋著

林逋著一卷

晉江郡成書

梅軒集卷

諸葛與詠集

卞大亨註象山人  
刻鵝詩集卷  
彭止著字應期崇安人嘗謁辛棄疾值其營廢題

一絕於齋而去題云棋子聲若泉聲歷歷千載詩聲

緩於春流風不動階前竹誰道今朝有故人乘疾

逢人追之留連累月所爲詩者清麗典雅則

楚東陽賦集卷

劉德正著

東萊詩集卷新集詩話卷

宋史曰理宗改端平春三月上齋居禁默夜夢一

真人飛冠羽器以蓋頭召篆而說和延慶殿上

卽東廟西向坐以寶體拂上東向而命洋洋依舊

夢越三百日臣愚來以昌黎御退如夢中真

人老瘦無因述古律二十韻記實大臣請延之

祕閣刊之境殊從之

古詩攷卷

周易著宜和進士歷官殿中侍御史知無

不吉本示時爲參知政事

龍陽子諱一卷

沈括著

宋史曰理宗改端平春三月上齋居禁默夜夢一

真人飛冠羽器以蓋頭召篆而說和延慶殿上

卽東廟西向坐以寶體拂上東向而命洋洋依舊

夢越三百日臣愚來以昌黎御退如夢中真

人老瘦無因述古律二十韻記實大臣請延之

祕閣刊之境殊從之

林逋著

林逋著一卷

晉江郡成書

梅軒集卷

諸葛與詠集

王禹偁著

天台集卷

林逋著

林逋著一卷

晉江郡成書

梅軒集卷

諸葛與詠集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纂編經籍典

第四百九十二卷目錄

集部集考二十八

明王沂林文獻通考四

詩集朱玉男

林鴻著圖南詩也出處見琴譜

湘履著字稚道惠安人嘉祐中進士  
林圖南詩二卷  
林鴻著圖南詩也出處見琴譜

歐陽集卷  
惠宏王獻臣著

林伊嘉詩三卷

仲嘉福清人以詩名時與鄭俠王聖時林圖南李

天與爲詩友

計姑詩及文集二十卷

範僕由著龍川人善詩從王安石蘇軾遷爲

文洋洋閩詩尤高妙

沈存中詩話

沈括著

鄧春雷詩文三卷

春卿著宋伯長汀人甘貧樂道崇寧間詔舉隱選

不就後華入行又不就一築南山之阿而老焉

沈存中詩話

沈括著

鄧春雷詩文三十篇

周密著宜興人宣和進士歷官殿中侍御史知無

不言李宗時爲參知政事

龍陽子諱一卷

沈括著知龍川時著

米谷詩集卷

周密著

李安期著字泰伯建寧人淹貫經史長於成文岳

飛被禪作表忠詩百二十首弔之

改註詩二十卷

雙峯詩集卷

成都郭蘋著集學能詩李攸稱其有孟郊風

翟正舉十卷

達安李盛己著盛己精於詩律

林逋著

林逋遺集

林逋遺詩一卷

晉江郡成書

梅軒集卷

諸葛與詠集

卞大亨注象山人  
刻鵝詩集卷  
彭止著字應期崇安人嘗謁辛棄疾值其營廢題

一絕於廬而去詩云棋子聲若案板庭前草詩發

懷於春落風不動階前竹誰道今朝有故人乘疾

逢人追之留連累月所爲詩者清麗典雅則

楚東陽賦集卷

卷數江集卷

王十朋著

東萊詩集卷新集詩話卷

錢塘詩前後集卷

薛傳正著

東萊詩集卷

宋史曰理宗改端平春三月上齋居禁默夜夢一

真人戴冠羽服以蓋頭召靈而說和延慶殿上

卽東廟西向坐以寶體拂上東向而命洋洋依舊

夢越三百日臣善來以昌黎御宿還如夢中真

人毫髮無異因述古律二十韻記實大臣請延之

神農本草經卷

古詩攷卷

王景昌著

天台集卷

林逋遺集

林逋遺詩一卷

晉江郡成書

梅軒集卷

諸葛與詠集

毛氏詩集 卷

毛滂撰

橫塘集 卷

許景衡撰

通志遺稿

呂政撰

黃清江詩稿二十卷

清江黃清江著

補註東坡詩集一卷

龍溪黃學鳳著

空安詩集十卷

同安王顯世著

東溪集 卷

崇仁甘沐著黃大山序其詩一言而妙萬世不朽

而括富寫盡似李賀而不涉於性也

初陽詩集

晉江陳櫟撰

風雅遺詩 卷

南昌熊鳳著

蘆鶴詩集 卷

楚辭注解 卷

朱文公著

頤庵詩稿 卷

劉庭塵著

讀劍意於詩寄與瀟洒范至能深賞之

梅山詩集 卷

劉榮著字伯龍崇安人十歲能屬文登淳熙進士才高忘不久仕於朝

歌詩雖著 卷

安溪林德秀著

樂軒詩集 卷

陳儀著字元義福清人得林光朝經學之傳遂成

通儒玉虹日暮題鵝江集 卷

柳雷卿著春著以詳述名系官監察御史首疏時相

趙朴齋詩稿北湖

黃古愚詩全集 卷

黃紹翁著長谿人號古愚博通經史尤長於詩

百善詩一卷

林逋著字景勝婺源人嘉元中應武舉第一使

北山集 稱不撓

漢江詩集五卷

平原趙自化著

稚熙詩一百首

萬俟詠著杭州宛丘人自號道元子所著又有經韻

補行詩記四十卷

德菴詩集 卷

龍溪陳廷著招工於詩名上趙汝寧數切指危機

傳伯成輩皆推服之

杜陵詩評十卷

興化方醇道著

興化方學著是爲清江算詩集第集為序

吳棫詩文四十卷

趙康夫山中集 卷

庚夫仲白莆田人平生志業無所淺一寓於詩書自創取五百首劉克莊譜百編爲山中集屬趙

抱甕集十五卷

柯夢得著前田人嘉定中屢上春官不第以特科入官一生苦吟學孟東野又福選唐絕句爲五卷

詩文雜著十四卷

葛洪著

詩賦文十六百餘篇

周密明著龍溪人舉賢良方正既而罷歸教授子

弟百餘人不復仕

厚倫詩 卷

範詩稿著

卷

趙必謙著字仲澐崇安人刻苦讀書開慶間以父

莊與弟若根日吟味其中

山陰詩話 卷

陸游著

范師孔著字學可崇安人咸淳中領鄉舉樂武夷

書院立碑皆其所爲詩文也

吳同著崇安人研究經學第進士教授鄉校二州

- 林詞草稚麗有體外夷皆敬慕之  
古今詩話筆苑五卷
- 黃萬璽著同安人第進士知雷州  
王柏纂 卷
- 朱子詩解 卷
- 戴亨著  
潘廷堅詩集古樂府 卷
- 潘勃著字廷堅閩縣人端平二年對策忤史彌遠  
調鎮南軍節度推官累遷湖州通判
- 筠溪直隱詩集 卷
- 李商隱著  
樊華隱人集三卷
- 熊知至著字意誠建陽人博學工詩  
杜使君詩集 卷
- 和劉克莊梅花百詠一卷
- 莆田方岳孫著  
梅軒集 卷
- 陳從復著字登雲嘉魚人少嗜學每夜讀書至霜  
能詩愛其梅樹而歌
- 李琪詩集 卷
- 琪字幹之建寧人行爲鄉間所推以八行著  
受命而卒  
異溪集 卷
- 陳敬重著字炳然臨武人中咸淳甲戌進士授迪  
功郎德祐北歸居不仕肆力於詩文後子彦伯
- 又輯其所作爲吳溪遺集  
二十四考詩 卷
- 尤袤郭居敬撰以詞藻富  
吳溪續編 卷
- 陳章伯著字季龍敬叟之子其稿名「不遺忘先  
祖也」  
木齋詩集第二十卷
- 義太初著字仲遠營地人以詞賦名登淳熙甲戌  
進士自號冰齋  
江南吟社集 卷
- 曾原一著博學工詩  
感興詩社 卷
- 蔡次揆著  
指南集 卷  
吉水文天祥著天祥作文未嘗屬草下筆滔滔不  
竭尤發於詩有古風比興言流離中感歎悲憤  
一發於詩在京口則有指南集在我獄則有集社  
詩白首
- 西湖詩集 卷
- 高安侯勉著  
論語詩五十卷指南集三卷詩文二卷
- 林子光著號清人長於性學  
羊公吟詩曰委波清如水浪梨花白似梅花不燒  
功郎德祐北歸居不仕肆力於詩文後子彦伯
- 不與天氣半村半郭人家後爲僧遁過江湖寫詩  
清麗文亦雅健  
道卿集 卷
- 道卿律孟簡著皇太子被害不勝哀痛作放懷詩  
六集集十一卷
- 放懷詩 卷
- 道卿律孟簡著皇太子被害不勝哀痛作放懷詩  
唐會集 卷
- 遼西徐良著良遠書館在蘭山既博又入南山  
肄業清草中官知制誥帝命其詩爲應會集親製  
序焉  
雷溪子鼎新詩話 卷
- 如庵小集 卷  
金完顏璣著璣本名壽孫璣王永功子平生詩文  
甚多自題詩三百首樂府百首集如庵小集  
延齊詩集 卷
- 金王元簡著字子弘州人天德三年詞賦進士  
仕終密州觀察判官  
曹戶部詩集三十卷
- 金曾望之著字景熹宜德人天會間以秀民子充  
女直學學生年十四就學反除西京教授累官戶  
部尚書望之初不學及貴常知讀書遂刻苦自致

東坡詩集三卷

金元德明著系出拓跋太原人累舉不第因放浪  
山水飲酒賦詩自遺

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書十  
卷

金元好問著

洞源集二十卷  
趙若老子願之樂女人元時萬首皆不就吟咏自  
適

彭第著爲詩專效南柳

杜詩句解卷  
安成劉登著

大山集卷  
新發舊山則著善吟咏碑銘記序得盤語體

本齋詩集三卷  
王都中著

大山集卷  
蘇秦來著卽山別弟

推懶集卷  
龍水硯大明著

小山集卷  
餘杭岑公之詩公有志節人敬推之

穀符集卷  
桃峯朱嗣榮著精於詩冲淡如澹雅雄健如盛唐  
因遭兵火故以名集所著又有政要若干卷亦燬  
於兵

林伯恭詩集卷  
考老山人詩集卷

白雲集卷  
趙希璜著

東坡詩集卷  
林伯恭著

東坡詩集卷  
林伯恭著

東坡詩集卷  
林伯恭著

潘林滄江二集唐詩通錄卷  
宋諸家無不兼其芳蹟挹其真醇粹而後能發心  
竭盡其典趣此稿尤爲軒所傳誦

潘林滄江二集唐詩通錄卷  
宋諸家無不兼其芳蹟挹其真醇粹而後能發心  
竭盡其典趣此稿尤爲軒所傳誦

白雲集卷  
宋諸家無不兼其芳蹟挹其真醇粹而後能發心  
竭盡其典趣此稿尤爲軒所傳誦

調單促近或以爲清新競模倣之俗奉一洗陋俗  
素樸之士也

唐詩選卷  
定海王玠纂

唐詩選卷  
劉彥萬詩集

唐詩選卷  
袁尚友研其詩氣調沉鬱言出意表近讀東壁蘿

唐詩選卷  
蔣勝落不苟塵土類率嘉州風淳平仙毫英乎

唐詩選卷  
張衡德似之

唐詩選卷  
王以道詩集

唐詩選卷  
太和詩韻度閑曠一如其人

唐詩選卷  
丁亥詩集五卷

唐詩選卷  
劉因著天香老人日記千百言隱居教授臨村皆

唐詩選卷  
有成就者稱爲靜修先生

唐詩選卷  
愚泉詩稿十卷

唐詩選卷  
方道韻者又有詩文說善詩元各一卷

唐詩選卷  
和南詩

唐詩選卷  
戴良著

唐詩選卷  
劉霖著

唐詩選卷  
冰崖詩集



王氏夢吟詩 卷

趙次成著  
東坡詩注 卷

主賢稱其五言長律忠懶清醇氣格深妥唐之九  
僧不得事美於前

朱濂氏曰先生自幼至老不啻六十年未嘗一日  
忘詩一夕宿仙華山下夢傳丈夫劍之取神中許  
一章朗然而通追且能憶其首何因從而悟其解  
遂以名卷按本氏不著其名

龍虎苑詞說 卷  
林應辰著

僧有貞著福善人言相湊奇作頌說注皆造其極  
平山詩集 卷

張景遠詩集 卷  
閩安著略曰君舊居河東徒家昆陵喜攻詩遺事  
語甚常或有雅致歷贊名山巨川仙境福境懷

月詩注 卷  
周詩撰

僧有貞著福善人言相湊奇作頌說注皆造其極  
上人詩集 卷

郭子明詩集 卷  
虯甫著先生不尚纏綿不求奇  
巧惟心所適因有成章而其自得之妙則有已獨  
知之者

培伯高詩集 卷  
王原草詩集 卷

孫子諤著其冲淡而和平道遠而間嚴  
括蒼鶻氏曰稱其冲淡而和平道遠而間嚴  
括蒼鶻氏曰舍王原草善為詩士大夫工詩者  
多能道之其詩直而不較質而俚裏而不譎奇  
而不佳博而不濶有思君愛民之情上慈我弟之  
志

劉石船詩集 卷  
括蒼鶻氏曰予至正十六年以承省檄與元帥石

朱淑真詩集 卷  
孫子諤著新喻傳若金玉父周卿先生以  
孝經論語及女戒教之未嘗學詩因其弟受唐詩  
家法於莊取而讀之得其音格漸能為近體五七  
言詩卒因出其機得五百七百七首七言一百首五言

金錢白詩集 卷  
曾穎著臨川人志氣豪放聲名四達朱子大異之

未嘗忘著新喻傳若金玉父周卿先生以  
傳以述其治未失中土大夫俗其詩二百餘篇  
遂志著賦斷句竟忘詩自解後歸臨安王唐佐

陳子昂詩集 著  
日隱隱居田甲每風發月夕載酒漫山之上屢唱

詩集詩史三十卷  
何新著新之西安人仕至樞密院編修採唐宋  
詩以發舒懷抱

黃溪詩話 卷  
范則桂詩集 而作有咏史一百首題咏雜花三百有

詩以發舒懷抱其詩精微有體幽閒之容沖  
抑之氣可因詩而知其人

黔南道士詩集 卷  
歐陽文忠公著主客集揚其詩精微有體幽閒之容沖  
抑之氣可因詩而知其人

詩話總龜二十卷  
胡野詩集五百餘卷  
熊本編

杜詩註 卷  
呂周臣詩集 卷

高若甫著字仲容求人  
唐溪詩話 卷  
范德周著

趙善詩著  
杜詩註 卷

青州褚仁傑集

詩學大成 卷

幼致示以御製詩十奇等賡和

恭和之廣其末備者宜宗至武宗凡九章  
歸夷雜詠 卷

授徒講學

風雅類編 卷

至樂府止五詩七首經有審用精詳去取簡當

寶林續 卷

唐律明言 卷

廣雅

詩集

醉學士歌  
卷

宋濂嘗侍太祖宴，二觴輒醉，行不成步。上親製楚

詞一章命侍臣各賦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

规范

良序卷

洪武九年點宋濬親錄集解

洪武二十二年太祖賦一章命蔡廷和

高皇帝寫禾詩 卷

永樂四年勒石仍賜諸王及百官

喜雪詩卷

宣德二年十月太祖因作詩示羣臣以志豐年之

卷之三

集部詩卷

宜得陽氣以無爲而無則不學一精一言林外全

都陽王集著  
江西詩記

襄陽戴全著

保秀堂詩稿卷

金齒可石雷著

裁山詩集卷

漫山王惠著

矜庵詩卷

全蜀吳世忠著

唐詩類編詩學精氣卷

俱吉水周叙著

雲間百詠卷

上海劉邦輔著

解題新詮卷

皇甫汸著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編類稿目錄	
第四百九十三卷 目錄	
隋書經傳志	朱熹
宋馬融藝文獻過考集考	黃升
明焦竑經籍志	朱熹
集部總論一	朱熹
性理大全集	朱熹
龍溪先生集序	朱熹
龍溪先生集序	朱熹
急務徐府君集序	王安石
臨海侯府君集序	王安石
與諸兄倫家世集書	王筠
上嚴人文章錄一帙表	王筠
董仁祖序	王筠
滿勝王集序啓	王筠
皮信集序	王筠
耐辱都尉荀君集序	唐盧照鄰
南陽公集序	前人
爲李祕書上祖集表	上官儀
道新舊文十卷狀	李德裕
濟濱吳君集序	宋元
楊評事文集後序	吳寬
復友生續文書	陸龜蒙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劉蛻
朱熹	朱熹
宋歐陽文忠公集	洪溫
歐朱忠肅集	朱熹
歐深南未識堂集	前人
題英令威西漢集	葉適
題二刻文集後	前人
題周易之文集	前人
歐陽文忠公集	真德秀
跋歐文忠公集	楚辭
跋梅溪續集	前人
跋王船使軒山集	前人
跋彭忠肅公文集	前人
跋王聖俞文集	前人
石聲集序	明許宗魯
羅圭先生文集序	黃伯璫
羅子園集序	李季楨
明文淵	王世貞
集部藝文二	唐歐陽脩
李評事公進文集因贈之	宋孝宗
贊公賦文集	錢仲鼎
題靜春堂集	朱熹
題鶴溪集序	朱熹
明王贊	朱熹
唐歐陽脩	朱熹
上乘矣其志尚不同風流殊別後之君子欲觀之	別集
則集之名蓋東京之所制也自蘆苑已降屬文之	別集
體勢而見其心靈故別聚甚名之爲集解人景慕並	別集
自記載以成書部等遷徙亦頗遠散其高唱俗	別集
者皆具存今依其先後次之	別集
總集	總集
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解注轉繁案宋之集曰以廣義	其前後并解釋詳總於此篇

後序

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節旄能  
辭情，無撫者也。而耽歌沉吟，頹頓頽靡，苟冀事錄，錄情矜  
倫相慕，自斯已降，其遺蹟繁世有焉。淳厚移治，亂文  
體遷移，邪正或殊，宋玉屈原激清風於南楚，楚辭收  
馬融思慕於西京，平豎發於東都。王粲蕩蕩，步於豫  
溝，爰達音旨，見稱清聽，並徵榮膺。司馬商起開，清辭  
潤平，金石繼之，義薄平雲。天末求知，已後元風，既區區  
采蘋，初運風力，及江、漢不勝，其聲未齊乎？世不逮  
沈休文之富藻，僅強橫氣，試辭微可觀美，元微之藻  
宮亦好辭，清神巧製，止乎社稷之間，影林凝深，風  
極闢闔，之內後生，好述相如，故望朝野，矜於拾第，爲宮  
體流宕，已不計於喪亡，民困之因，非全無其中原  
則兵，亂殖之方，猶賴其效。屬辭解賦，全無其才，而  
之簡竹辭，人才子識，蓋京師屬以高禖少文，嘉帝  
恩旨，皆淳古善文，章達清賞，人間起焉，豈以苟好名  
釋清辭，惟致是所未聞。後周韻才，不取君臣，對  
力專事經營，風流文雅，我則未暇，其後南平滅河，更  
定河朔，詒於有隋，四海一統，荆刺南之杞梓，收會稽  
之楠竹，辭人才子，謗譽京師，以高禖少文，嘉帝  
恩旨，死溝塗之內者，不可勝數。京澤，怨刺於是興山  
古者，陳詩觀風斯亦所以悵乎，悲哀者也。班固有  
賦略凡五種，今引而伸之，合為三種，謂之集部

漢賦文志傳曰不善而諷謔之謂賦事故可以爲別  
大夫言吉凶以與人知深浅可與其同歸事故可以爲別  
大夫也古者通稱大夫夫文選都因以徵言相當  
揚雄之時多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  
衰爲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沒  
壞聘問耽耽不列於侯國學詩之逸在布衣而賈  
人失志大儒荀爽及荀巨伯皆嘗學賦  
昔皆賦以風或有憫孤詩之義後宋朱嘉唐韓  
與司馬相如枚乘及楊子雲號爲侈靡問而不詞沒  
其風流之義是以揚子雲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  
荀人之賦麗以淫孔丘之門人用賦也則賈道登  
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录歌  
詩於是代趙之麗楚秦之風皆改於哀樂絲竹而  
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爲五種  
明慧慈經釋卷  
制詩集  
王者潤歡蕪而風行四表其唯制詔乎故授官選  
賢則氣含風雨落花雲霞則威嚴雷辟敕教春日  
同溫勸則風和若春日利蓋文章之用極於此南漢  
詔命常以近古為急復依體體有備而難於行文  
式帝令以淮南多土屬草相如具備有備也後世村者弗  
顧土治人心上於經綸考覽者不未能能也古惟誥語  
近有留有名有制制有策書名目小異總爲王言今  
悉剏之爲制詔篇

卷六

古者陳詩觀風斯亦所以謂乎盛衰者也班固有詩賦略凡五種今引而伸之合爲三種謂之集部宋馬端懿文選考

可以自擇則其無用亦有用也是以不加鉗擇焉

卷之三

總集

古者人別爲集蓋起于東漢然就織不同機杼亦各名一家之言鑿空若其淺陋者流爲別後世述之因爲贅筆而詭詐之言皆人固有間解亦不易故長編之輯半就遺沒而其僅存者又未盡雅體可數蓋亦有幸不幸焉今次其時代爲此篇

集部總論

七

十一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

開塗迷以謂一者於詩文如鵠之於駕鶴竹之於  
草木不復爲詩局非古矣屈平宋玉白駕儔衛賈之  
相如同工異曲自此以來遞相師承御無以累氣時  
或不無而標美輝映當時者苟每有之悉著於

高有仁而慨然賦矣

漢初著作未以集名采蘋韻石有文集錄隋因之至今存者莫尚高微委屬不可勝數采蘋賦全璧雖不復存其事亦可考矣蓋蕭何嘗與人論律曰「詩賦皆不當獨學」時蕭何子古尚而如是也蓋蕭何嘗以畫以此知士之所特不徒在言也然而名虛成虛聞過當時者蓋固有之今則於篇仍舊存

埋學堂編經籍典第四百九十三卷

發如夫子言性相近習相遠一句便說不行如鬼神之本只是在外或個影子問道著墨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曰未詣孔聖之同異只此大小便不相敵不可以對待言也以此而論則退之全本知孔子所以爲孔子者問孟子謂堯舉之遂不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崇孟氏立極榜鑿之功以用孔子而論聖一端却說孔子子雲墨子必義乃去窮理所以看得不見切如云其行之不敢有愧於道他不只是學文又有行之但不致有愧於道把這個做第一義似此樣甚長問觀音集與孟簡書其從大願是當時已有議論前與之分解不審有學位之恩否曰有信底意便是此從鄉鄰無無歸後被他説壞了我真不知韓文公有心學問但於利麻之念甚卑平日他也是不曾去做工夫他於外面皮數子上都見得安排偌大是怎的如原集中所謂寒然後爲之天熱然後爲之食爲宮室爲城郭皆皆說得好只是不會向裏面看終不會就身上細密做工夫只從裏處去找不見得頭頭來感如一桶水他倒出水却不能那頭來就是如把那道別後僅一件事道是可以行於世我只今是恁地去行立朝論議風采亦可有觀却不是從裏面流出来平日只以做文吟詩飲酒博戲爲事及聽州寂寥無人共吟詩無人共飲酒又無人共博戲

一僧說道理便爲之動如云所不爲大深刻其心次可喻不知大顛與他說個甚麼恁地顛心信所悟公所說底大顛必曉得大顛所說底公亦見不得但是他說得底好後便曉得爲之博愛爲博愛之謂也等說或有吾無淨頭慧以博愛爲仁則未有博愛之前不成是爲仁實義剛曰他說明後凡不及致知格物無其不格物所以惡地曰他也不難却明德若能明德便復是良源頭來達了又曰孟子義苟揚後不當得事只有個通臂愈又善也曰也是問程子曰他也只是有個通臂愈而小抵程子謂誠子稱孟子甚長論謂君子以失大本不誠性者爲大則其稱孟氏尚乎而亦只是說得到未必見得到曰韓子說只揚人醇是芝說與田獵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苟揚爲大醇而昔子一舉一發不著處這君若不是承天依那說一還不是說著一還道子說前十極揚毅智而後十極少過此等諸皆是就分金持上來今去不省有荀子揚子則所謂偏駁雖少遺失亦見不得問自養學者莫是李翱最識道理否曰也只是從佛中來問來去有佛晉文闡佛甚堅曰只是究竟至說道理却教佛又問忘之見得不甚分明他於大節目處又却不錯氣大又歐陽只說學半不會說韓程退之著書立言指揚老不還餘力讀其謝謝州夫答李翰書及張籍刺史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窮屈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有以

深服其心也。宜哉！德之風，國無叔未叔，所謂扶持正道，不雜釋老者也。然則得繁要，更慮怠，不行說，不去使說得來也。拙而不分繁難，他不會去窮理，只是學事而已。所以如此，能之及歐陽公，公論說不遠矣。是主於文詞，少間却是通帶說得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

北漢高氏曰：韓公學無源頭，處如原道。一篇輔敘，許多節目，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故於反身內省，殊無細密。不只與張君華一詩，醉酒度日，其中自無所執守。蓋得後來濫闊之說，莫究無罪中，遂不覺為大順。就道理說了，故教百官之從舊而忘其平昔，拂老之說。

西山真氏曰：唐史餘本傳，云其原遵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告元和閩深，與李商隱相表裏，而佐佑六經。又曰：自晉迄南佛者，斷行諸條，倚天下正議，助爲神怪。若木之信本，大顯於晉昔，劉蕡、楊衡之流，後奮始若木之信本，大顯於晉昔，劉蕡、楊衡之流，子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子載餘本，發其反正功與齊商力倍之，所以憂元和，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史氏之稱愈者，如如此而程朱一先生識論，乃或是非相半，蓋史氏存乎愛善，固與之。又曰：昔者聖人言道心及器，言器必及道，遺失而非常，也。猶患懲惡，而非常也。自吉清淨復滅之，教行乃已。始以日用爲耽擱，天倫爲疾，賢良子雲之於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

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  
飲食獎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  
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卷二

歐陽子之功為多  
號太學潘文館大樞公忠之所取舉詞義近古而貴知者點去始畫勝出怨讐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更而復古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於心論仁義禮智則制隱惡彰善譏是非之心為之端端都說之苦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微辟君心之非于萬象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止其心則無爲者矣大學以身傳身只說治國平天下其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益善遇人便隨意善承叔却百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亦叔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便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去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謂

一物究竟所以爲萬世法亦只率性而已所爲率性  
備大理想也外應用引用數假設立得功業只是人  
欲之私與聖賢立天地萬物立得功業只是人  
問公如何朱子下考末久之又曰大學皆以文人自  
立平時讀書但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庶事要做  
文章都不會向身上做工夫大半日只是以吟詩作酒  
散度日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暇年華力亦衰  
言行錄曰公於占爻之自然非生所至極然獨  
焉能莫能以管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物者無  
體與大不見痕迹自極其工

卷之六

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是其私邪無復忌憚不  
在王氏之下惟曰不然原情以差其冥則亦不過  
希從未滅之舟而已要可以是爲當然而莫之禁乎  
書曰天討有第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  
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屬苟惟原情之爲希則無乃  
徇情廢法而縱惡以掩殺乎楊朱學爲善者也而偏  
於爲我聖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當  
有邪我等以義而爲之特於本原之要微有毫釐  
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解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  
獸辭而闕之不少假借王子非豈不辱其性而過焉  
是割枝之論蓋以其貳天理害人心於我發之間  
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祖詣之術貧弱淺切  
而易見也是以收本源不得不如是以五書曰予  
上帝不取不正又曰弗順天厥死于子爲之不正  
心亦若是而已以此論之今日事王氏僅足爲  
申贊係衍而蘇氏學不正而善成理又非揚墨之比  
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矣答程  
九夫書曰宋魯謂襄之言乃論蘇氏之祖者不知如  
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病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蘇  
則以爲道一而巳正則表裏皆正論則表裏者誠登  
可以折矯桓寫此正不知道之義也又謂洗垢  
素養則五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失  
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則  
之愈切雖欲爲之復蘇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棄之  
耶若孟子則如若白日無垢可洗無惡可索然欲  
掩蘇氏之惡而後以爲比豈不遠所以彰之耶黃門  
比之乃只可得稱解然謂荀卿爲有道固與子張之

指清忠爲仁何以異第深考石子所答之意則知萬  
靜之與有過謬有間矣况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  
元祐末年搜取相位方引小人楊畏使傾忠范公  
而以己代之既不效矣則誣其彈又於坐以勸范公  
此豈有道君子所爲哉此非烹之言前輩固已警之  
耶遺集表曰學者於道之所向然後見新人之爲功  
而至然後見斯名之稱吾考爲此也然世衰道微  
而生矣至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一何为其考之不詳  
於書矣至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一何为其考之不詳  
而吾之易也一往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足以出入  
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  
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闊骨直起屏學  
及其中歲流落不偶營繕失志然後創軒而歸始  
終迷惑退無據以比程氏正傷子先病後舉先舉  
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久矣洗垢而常五子之  
病也又謂程氏之於佛老之言皆屬狗而陰用之大癡  
人之財猶謂之於佛老之言以誠爲宗今乃陰棄  
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嗚呼主人之意  
乎必若是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在吾弟之所以載抑  
之意與何謂也按天子以令諸侯乃尊臣而冠冕倍恭  
一泰一越而終不合矣 又曰東坡善識論有氣節  
蘇子不如學聖人不如學達道學人做兩個人物事  
不知道便是無能爲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輕  
穀底道學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  
做兩個物事看 或謂蘇程之學一家當時相排  
斥蘇氏以程氏爲義理之大旨以蘇氏爲氣機之某觀之  
只有荆公修仁宗實錄言老蘇之善大抵皆縱橫者  
流程子未嘗言也如遺集賢良 設施之以得志不  
得志之說却忘是說他坡公在黃州猶在任所不得  
志之說恐指此而言楊寔夫問坡公若與伊洛相排  
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聖人正士以禮自持却恐  
他來檢點故忘識書退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  
亦自此來曰固是又云老蘇辨義初間只是私意如  
此後來荆公做不著遂中他說然猶為公氣習自是一

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  
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爲  
聖道集表曰學者於道之所向然後見新人之爲功  
而至然後見斯名之稱吾考爲此也然世衰道微  
而生矣至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一何为其考之不詳  
於書矣至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一何为其考之不詳  
而吾之易也一往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足以出入  
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  
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闊骨直起屏學  
及其中歲流落不偶營繕失志然後創軒而歸始  
終迷惑退無據以比程氏正傷子先病後舉先舉  
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久矣洗垢而常五子之  
病也又謂程氏之於佛老之言皆屬狗而陰用之大癡  
人之財猶謂之於佛老之言以誠爲宗今乃陰棄  
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嗚呼主人之意  
乎必若是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在吾弟之所以載抑  
之意與何謂也按天子以令諸侯乃尊臣而冠冕倍恭  
一泰一越而終不合矣 又曰東坡善識論有氣節  
蘇子不如學聖人不如學達道學人做兩個人物事  
不知道便是無能爲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輕  
穀底道學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  
做兩個物事看 或謂蘇程之學一家當時相排  
斥蘇氏以程氏爲義理之大旨以蘇氏爲氣機之某觀之  
只有荆公修仁宗實錄言老蘇之善大抵皆縱橫者  
流程子未嘗言也如遺集賢良 設施之以得志不  
得志之說却忘是說他坡公在黃州猶在任所不得  
志之說恐指此而言楊寔夫問坡公若與伊洛相排  
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聖人正士以禮自持却恐  
他來檢點故忘識書退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  
亦自此來曰固是又云老蘇辨義初間只是私意如  
此後來荆公做不著遂中他說然猶為公氣習自是一

嘗載公於飲食絕無所嗜唯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為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鈞頃當時以為許其實自

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編所笑不審明公亦嘗悔之否乎無知解知變  
其厚往者亦嘗聞說及此而今略驗矣故獨不敢以

自古執事曰望聞審尚此滯留不所所謂海內有識者之士蓋皆曉之取合觀之則明矣於天之義理尚有當講求者而喜其嘗及之此固服之時也自追道不明之人與土者狃於偷薄浮華之習而耽詐巧僥幸之奸作焉上之人知厭之矣茲欲速變而復於古一以經行通之則古道未悉而舊習之奸已抑然出於其間而不可制世之人本樂穎忘而厚懷檢於是乘苟簡之才略固以薄於法度又從而薄之日甚一日既深一歲而古道蕪若不可復矣吾之病人下寒而多熱於上治其寒則熱復大作倍不求所以治

嘉明公若察其廟忠之意而覽其忘分之誣則顯深  
考聖賢所傳之德而反諸子思子思以求天理之不列於前  
良夜發憤就其指揮而反諸子思以求天理之不列於前  
以自正其心而推之以正其心又推而見於言語故  
事之謂以正天下之心則明公之功名德業且與清  
三代王佐比而近世所謂名相者其規模不足  
道况蘇氏汗犧機變之術及其母下者故急惡被堂  
詰以官刑本不欲行今乃得遂初心有善惡不相  
求祠嗣以一供其神恐或失而未易遷也乞從客  
乞從客之以供其天眷遂所求幸甚幸甚參政梁公之  
尚無義氣拂其脣不敢以書請又疑疑於簡己也有  
劄子一通乞釋致之目及此意則又幸甚莫敢復

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徒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先生  
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輩日  
得荆公復復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不目  
責苗之法行得復復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  
日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爭

化育滿目，未以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遂以偷  
華爲真事，尚而敢取貳欺於吾之躬。有君子者  
非也。況於一旦坐廟堂之上，而謂以事相行之  
其當如何哉？明公前者駁止張敬之謠深識王氏  
識者幾之。而今日之取舍，乃如此焉者，有如彼  
非也。

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豈猶懷其未報也然易必以可倘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辭也不可

云者有害之辭也夫二者之間去遠矣如爲陳貢之而發人則世之相戒者必曰不可食而未有謂不

必食而已者也妄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又宋教論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無不

明白布不分明之舊誣復陳之於后而來教文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棄亦不能以爲疑也故司馬

歐陽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守者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爲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非疑其如此特於此可驗其於吾儒之學無所

得而王氏又熟穿鑿尤無意味至於其後發類俳優不足以取榮徒以時取合人主取勢利以行之

至於已甚故特爲諸老先生之所譏笑也

龜山先生著《莊子》見其已甚矣在今日則勢窮極極故其失人得見之至若蘇氏

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如易就性命陰陽書之人心道心古史之中一性

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

善老子之道器中和見陽貨子由之論彼子胥皆以利害言之也

蘇氏此等議論不可謂舉且據論語則東坡之論者欣然而不知佛非王氏之比也然諸君則迷大本

如前注中性命諸說多出私意雜佛老而存之性

命之說尤可駁嚴宮辨老子說中一段今以拜呈  
可見梗概矣

論事實則尚權謀  
如羅岱子西事乃以此治罪人可見其底蘊矣

衍浮華志本資過道迷惑名儉此其滌害天理亂人

心劫道術敗風教亦最愚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

與其徒皆不得志於時莫利財以贊之故其說雖

行而不能甚久凡此忠厚人未嘗見故諸老先生得

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爲

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恕然而無害也

龜山集中雜說數段爲蘇氏發也當時固已慮此矣

矣程氏錄中論賢見處似亦有所指

著王氏之學雖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

變其體而陷於聲辯之流已摹京洛名聲王氏

未有以默其口而顯其心也狂妄僥倖自矜之說天下未以爲然胡不取嘉節所亂者數善之說至此忘之也以閑下之明秉天理以格人欲據正道以黜異端彼亦將所遺其情義之屬昧公私豈不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既然發憤而不能已亦決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道哉受學之請見於呂夷叔所記二道哉受學之請見於呂夷叔所記二先生論中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故以爲說從逆蓋先生謂之解故范內斬之於二先生所嘗敬而不爲師弟子之解故范內斬之於二先生胡文定之於三君子裏皆用此字但二先生於康節誠以太重欲改爲與人似太輕不知何字爲當更乞示導幸甚程伊之學與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然以其信道不惑不離異端班於溫公橫濶之間則亦可以其道不同而遂忘之也和靖詞意恐其蓋以王夷甫尹之爲不同違之比蓋意甚不識台意以爲然否抑康節之平撫擒徽猷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汚棄此其所見必端的處此之流公欲鴻教以傳而不言者又有問矣因詒便箋及此并以求教

別紙詩夏更不鄙陋自頃致書之後方窺壁櫻以俟

讀書意愈高明不以爲異而慮意所遺於此真意所教服人而世之樂於經學者已赫然向之使徒據其口然

則凡蔡京之所爲未必不身爲之也世徒據其口然

者論之以蘇氏翁得在近世名譽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不亦退探未形之禱以加誠貽至於